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七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雜著

左蒼嶼還桐索書陶辭跋之



余客舍長安得道寓頗僻時庭聲變秋矣蒼嶼左
公得請暫南公與履吉交最善其行也遺一卷命
書陶隱君歸去來辭屬神思之適援筆疾書數行
不審筆已退甚旋折固不盡意而腕所欲疾不可
已有如作辭去來者之決遂竟之顧展轉不自謂

得忽悟篇中世與我相違二語于紫陽帶氣之說
有竊中焉舍之則藏我自見舍也權非有舍我者
也不然舍則不得不藏遺也而奚其能求是途窮
之後熱中亦借以修恬名而清涼不必在意氣方
盛時也隱君一辭千古仕途清涼之劑而余復用
學人語別求其說腐甚雖然勘去路愈刻得轉路
愈寬此况此景隨時可以一之吾蒼嶼覽之而叱
曰第欲若作書聊識其意不欲若復思道着也余
則更不能分罪于退筆矣

爲羅澹研書長公賦跋之

右蘇長公濁醪有妙理賦也時薄遊平陵取程蕪
陰避雨舍舟就館數夜夏潦倍淫門闔外作三月
流澌聲一天橫勢不可奪都無發舟理偕數子兀
坐促取濁醪澆之旣醉探行笈中唯長公集獨攜
首發此篇誦之酣之不復知連宵爲阻雨客也適
澹研使至命書遂走筆竟賦貽之澹研方卜作園
長齋繡佛柰何更以高陽客言溷乎篇中云如如
不動而體無碍了了常明而心不用我米汁祖或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七
應是語生歡喜心卽澹研不得有味乎其言之也又澹研無所不可似微不可於米汁不佞謂是往因忘却攜來茲何得爲麩生游說或者藉長公賦舌與澹研說法耳

跋懷素真蹟

素師此卷適放雖從二張草聖中來乃游絲恍渺中自極圓熟豐美之致固妙兼山陰者也廣明之亂爲南唐徐氏所獲以庚子歲於建業裝潢入宋斷失前六行蘇子美補之我明弇州謂藏真自叙真蹟歷數相臣家嗣歸陸冢宰有總帥復購以八百金贄之平津邸中矣苔溪王兩舟先生閱覽博物君子也於古法書更精鑒別暮年以無意得此卷大暢生平遺勅後人永爲珍秘先生之孫兵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七 三
憲王公建牙江左羹墻厥貽出入必載因出以示
履吉命識數語世間神物有鑿坡紫閣所不得強
歿而獨依依於種善之門太丘啓而長文繩雖與
公家青箱共傳不朽可矣

吳晃臨荆浩畫跋

此畫原本爲河內荆浩吾友汝南李元鎮從故家
借觀延山陰吳晃摹積日乃成有謂絹可奪古也
奚而不河內署也元鎮曰不然標吳志代也系荆
嵩家也著摹歸能事也漁山氏當識之蓋河內妙
兼王項絕去筆墨蹊徑人以爲天成此畫於樹頂
上斜拖一嶺如界劃復作灌木隨嶺頂斜排下此
法定非古人不肯肯而實能去蹊徑遠矣而吳刻
意全在此摹之疑於天也區區奪古以絹復何足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七
四
云

祝枝山草書跋

祝京兆書體法出長沙素師至頽然天放妙兼張長史其書此卷一行或一字以至數字略用柳誠懸題壁謝章式而走神逸於深穩則蘇氏所定長史略有點畫處是也書家果兼衆妙卽不論一日之神而腕意自運如筆筆鈎勒一人彼矜刻促刺者固已遠矣雖今日醒五斗以學天放而求神逸此不識醉髮濡墨神道疑人者也夫京兆書而須全神于酒邪萬曆庚申正白安先生攜此卷過我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七
五
漁山堂共賞閒作評語併漫書之

爲張二無跋畫

恭肅公作山石與樹木本出入北苑叔明與仲圭
間而皆變其意取疾揮疎放以爲快蓋能不爲工
而工者退焉至其自書咏畫詩亦惟抒胸中所寓
皆不得以定物求之常與吳季侯反復誦其江上
等篇如一尺魚書將不到芙蓉開老雨中花慨然
想白露蒹葭秦風在目前輩大專業人興寄何如
曠遠此非世人仕宦法卽非世人詩畫法請勿輕
評量可也

跋沈石田畫祝枝山草書卷

今所傳石田翁畫多用退筆中鋒作小斧劈當是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此卷不盈數尺於二氏無不兼至獨作樹葉甚疎若不經意又似少變蓋欲剔透石骨發其斑蘚而後淡著洄溪茅屋遂令人地俱幽古人用法運意絕非筆墨蹊徑可以求者白安先生從敬亭寄示余方展閱色飛復於卷末得祝京兆書以鐵腕手用顛史更出入楊少師豫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七
章襄陽諸公間一日所獲何其種種神逸邪

又

鳳洲公稱祝京兆草隸奕奕絕世惟李獻吉詩沈
啓南畫可以配之今白安先生一卷而配二妙所
少者獻吉詩耳予因取崆峒集中題畫行有云寧
知上智不滯物牝牡不貴貴者骨尺山卽如對玄
圃草屋臨崖氣出沒崖根林堂頗清迥遠雲淡淡
開秋嶺霜蘿細紆岩檻暝昏猿接掛花溪靜此數
語自爲張氏題覺與啓南此畫位置儘合請以補

之爲三絕

題范寬畫

范中立自欲出藍營丘不隨舊習此畫峰巒用鐵
線鈎勒作礮頭勢而飛泉絕壑中小見材事蕭蕭
非所云師物師意一派天真者邪古人悟後之筆
固未可輕擬耳

爲宋比玉題草書作氣如白虹四字

宋君比玉書亦比玉此卷書一氣飛行故取記筆
氣以名之人知玉之溫而不知玉之氣兼之乃可

比德正可比書併爲羽鼎兄贈

董玄宰遺墨

古稱人物最佳則云散髮亂頭俱好此卷乃玄宰先生遺令子季源者平日隨手便字母論其經緯曲折自然絕世文章至於下筆不經思慮浩漭穠纖靡不森然天成矩矱吉素推先生爲羲獻後一人至今名愈遠而愈重季源得庭訓與同卧起又不徒以收藏矜小聖官奴也

書張葆生臨家藏會稽書屋卷

手纔一過已咄咄奪家藏卷之神緣胸中有成黃
鶴掩本直追遂如燈取影趨庭此授亦何殊右軍
之賜官奴邪

題虞伯醇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畫

畫家作秋景但用丹葉落木儘可終是一覽索然
如此題秋日落暉要與山樹映帶便當閣筆矣伯
醇此圖作未老秋樹濃黛中有蕭瑟大難而雲山
出沒恍然夕佳來親人也信筆墨意象之外別有
領略非俗工所可彷彿伯醇客余家月餘主人未
有獲而陳君探得其一茲從平林來復以此貽之
併稱雙璧伯醇固爲賞者相投無亦是陳君緣分
適然耳

題畫

余今夏署中齋居意得此景漫筆追之未竟疊在
行笈九月渡江攜之而北到都與客同登小岑閣
上時霜重白雲低棲宛然一幅李成寒林筆也余
因憶有前攜出而染足遺之主人精談稗饒鑒古
舊華亭先生已爲作關山積雪圖而余復偶學步
爲贈豈清人骨寒流雪山卽畫中若有待而聚者
乎

題文啓亭書畫卷

蘇子曰君子可寓意於物謂夫有不必留焉者耳
至若手斯樨目斯定古能修天能謀比於誦詩讀
書爲尚友也余從啓亭遊啓亭從余遊邪

題文待詔畫

郭河陽畫多號平遠然觀渠宗若虛所評出藍營
丘者又在自出胸臆位置淵深與巨嶂高壁多多
益善徵仲先生此卷正用此筆意雖復橫施數尺
而胸臆勃溢具嶂壁淵深之致極爲合作麟武先
生寶之幾於杜陵老所云天機精愛入骨髓者雲
間溫陵兩太史復自以門中能事翻院中故事以
極推尊遂令山林丘壑與銅龍金馬爭傳世之權
而後知盈盈此卷不獨供丹青賞翫而已也

題虞伯醇練谿螺黛畫

余酷賞伯醇畫謂其出入諸家自成大手近貽余
練谿螺黛圖伯醇經營布置而潤色點綴有正甫
皆範諸君極一時之名筆信鉅觀矣乃郎君珠璣
數語旣綴入鄙句復以點睛相賞不虞妙畫通靈
飛來峰復爾飛去余謂世間山川名勝迄無常有
獨此中谿山業經諸公落筆共作賣券卽余壽百
歲此圖復傳之不可知何人而披圖尋賞畢竟是
元甫狎主耳

清聽齋銘

有清乃聽待聽乃清是名聽清不名清聽夫惟清者無聽不清隨地爲齋隨齋皆清有萬來吹主人惺惺是以清聽非以聽清蓋海客先生之旨如此予爲濡筆以釋其名

像贊

朱方來像贊

汝南秦京豪於辭而安於介者也而君好之江東之有不佞辭無稱而介更僻者也君復以京之好之嗟夫名朝利市嚮之有得伊何人斯而君乃歲歲尋汝海之孤棲惟南陔其爾思卽余不佞麋鹿無定踪蒹葭靡適從亦早托意於隃糜而鐫攜謝之題抱玄心其未寫冀子墨之有知蓋觀京之長箋短札推服於君者不啻古人爲徒而昨年君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七 十四
來余家始一交臂君之辭鋒隱而若肆孤情介而
轉暱三生之性與緣與孰使之縈天末之懷而登
高丘以唱于此亦君與吾二子小志林也圖所少
者此耳余爲筆而補之

贊羅伯倫像

窺伯倫以貌而穆穆乎不言然則真者其幻邪貌
伯倫以筆而恍恍乎欲言然則幻者其真邪夫舉
伯倫一切可名之蹟以無待而傳而此猶斷斷乎
貌伯倫之真以筆邪夫窺伯倫一切不可名之真
以無言而神而我猶規規乎視伯倫之貌以言邪

沈璧甫像贊

余別璧甫以詩頗似寫意中之生乃璧甫示余以圖更將文紙上之真旣而思運寸阿堵不如五字遊譜阿堵則周璧甫一身五字則兼譜余兩人蓋彙從所親則體肖乃神是用書別詩於左方庶幾附人貌之榮名邪

李錦衣贊

走千里而榻者客之緣邪坐一泓而濯者勝之緣邪常試語可名之事無不兼可急之義無不前而獨寄其神於吳越海嶠之間直欲挾我遊戲三昧而出入諸天噫此爲區中之緣區外之緣顧使我按圖泚筆疑御風而冷然

黃元龍像贊

隕然淵然不濁不清所分者一人之體與神而已
古今來治亂無門人生其間動靜亦無門有必至
之時必有幾先之人能爲幾先之人卽當日處後
之人識之所營光之所映可以千萬其羣而論者
乃獨以滑不濁澄不清稱汝南之徵君殆未見吾
元龍矣

林太翁像贊

摹照於座轉紙卽失毋易言追矣照已於鏡合時
卽失毋易言追父於遠矣技之絕邪慕之極邪神
之通邪是爲乾維之翁邪

田枝鹿像贊

體與人迥而每處於一物之緣氣與物平而每決於萬日之前試觀其行以經營運數百萬之艘能不驚東海之潮而獨不鳴不躍無意聞於諸公之間不佞履吉若非徒倚東偏周旋一年由班以窺全幾直以爲同年而比肩者矣

徐宐生讀易圖

同於世爲入於林緇其跡爲玄其心藉韋以石和風而吟夫孰知知幾之爲神吾與之盟

徐宐生幼時像

尺寸之萌而尋丈具焉覘者由其全以知其堅君去此不廿年而復自貌於林壑之間手周易而穿韋編是夫志慮全邪堅邪請就二圖而併觀

博望山人稿目錄卷之十七
題梅見復小像

書見法詩見情非仙也皆可以仙孰知其然千里而赴急難一言而許生平非仙也皆可以仙孰知其然夫老氏之言廣大無邊非柔不堅非專不玄從古高真之骨乃世間之名士而敦名義者人所不識而神仙之所最憐微斯人吾誰與遊楊許碧落之間

博望山人稿目錄

卷之十八

尺牘

復董玄宰大宗伯

復倪鴻寶太史

寄黃李周三同年

與陳眉公

寄宋獻孺冢卿

與潘景升徵士

與方潛夫同年

與程將軍瑞初

寄同門李元鎮

與余啓潛水部

與周仲馭水部

與徐宐生

與張北海吏部

復屈翰林鵬洲

復武陵胡濟之

寄鍾象臺進士

寄吳玉符

與余集生同年

又

與袁小脩同年

復劉水部玉受

與費子與

與胡尉君論水患

與何叶華文學

復程凝之上舍

與申青門吏部

與竹居宗正

卷之十九

尺牘

寄姜箴勝宗伯

與楊大洪先生

復王非熊宮詹

與阮堅之先生

又

與方坦庵太史

與杜退思比部

時諭溧陽

與唐宐之

與湯嘉賓先生

與同年張貞菴

答袁公家文學

與沈璧甫

寄馬仲良

復朱宗遠文學

與方密之進士

與劉嵩縣

復褚冲夷內翰

與信陽州徐守

與來陽伯中丞

與侯木菴司成

與侯六真督撫

與羅澹研進士

與韓孟郁

與藍田叔

與韓煦仲

與徐準明水部

與方文學

與唐君俞

復同年上海令君

與茅止生

與史亦步

博學山人集 目錄
卷之二十

尺牘

與湯霍林先生

與周季侯侍御

時令仁和

與文學劉旭

謝同年劉玉受

復韓求仲太史

與李仲達侍御

時司理南康

答王遂東先生

與吳觀我先生

與徵士秦京

又

與高侍御

與方潛夫職方

與黃石函年兄

答舊尹何越畸

與阮太冲

與沈瀛海大將軍

博望山人稿
與宋文玉永城

與冒伯磨

復同年方孟旋

與盧以崇文學

與韓孟郁廣文

與王和梅兵憲

與張葆生別駕

與彭天錫

戲復林邑侯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八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尺牘

復董玄宰大宗伯

履吉不肖嘗讀鄴侯傳至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
衣句每企慕焉而不得見乃今幸見我董先生于
秩宗寅清之地望其容則冰雪聆其音則珠玉進
而叩其撰著則東華之玉篇遊藝之奇則又初平
叱石回道人擘橘之靈異閣下真藥珠宮中人也

塵土生分無處容其趨步履吉顧何幸屢從天風
吹下時得瓊瑤札諸所爲獎許不肖者甚至謂不
肖差有血性有傲骨有馳驅王事之愿上下古今
之思履吉每一薰接舌橋口噤而不能下夫履吉
則何以得此于先生哉僭欲進其薄技而自媿家
思王之繡虎嘗悔子雲之雕蟲僭欲列于博賞之
儔而劉邕之嗜痴徒勤諸梁之似龍多誤仰視大
宗工不啻勺水之于滄溟也辨香飯依恒在先生
左右何時入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得罄所欲質
乎履吉且沾沾自許作三神山一度矣

復倪鴻寶太史

憶癸亥歲守官糠粃無所比數閣下身在弘文方
爲章雲漢乃獨收恤與徵楮墨之事至南遠日又
獨命駕遠於將之閣下所爲遇吉者至古矣一行
作吏苦爲格套所拘兼以戒心邏緝一字不敢入
長安坐於雲天之誼未展候私乃者 新聖御宇
閣下發攄大議功收格天海內紳紱正如百川學
海鱗介宗龍東國人倫不失一士而鼎呂下及所

爲錄記履吉者在諸士之外更溢于楮墨之事之外閣下所爲遇吉者益深矣吉便以閣下爲虞仲翔今后世一人亦豈復自知其言之妄哉羽便肅復崇堦無任悚仄

寄黃李周三同年

不肖履吉之奉盤盥而從諸年兄遊也惟伯安先生爲密蓋敬亭仙吏舉帷而過白苧深夜論心者歷數年仲達先生長五老峰時江魚往復心期無間而季侯先生則嚶鳴獨早相許以古人重遠事

者已非朝夕三先生所蘊蓄履吉得而知之履吉微尚亦三先生所深知也當居憂時感憤時事薄有賈生流涕之策徒託空言出而仕又回翔郎署且勞勞列在委吏行中每聞朝廷一善政臺省諸公一嘉猷未嘗不焚香而祝已又自歎其身之不獲一當也雖幸從諸君子後亦嘗竭厯洗心薄有所効而俯仰自笑此亦豈天下急務乎方今天下急務不在錢穀而在拾遺補闕拾遺補闕有標有本急則治標孰有先于君側之一蠹者乎齊豎刁

宋伊戾秦趙高漢弘恭石顯唐輔國朝恩之屬三尺童子知史事者能扼腕言之履吉不敢贅陳以瀆大君子聽卽近述 本朝如振如瑾如吉祥如直先後迭見 祖宗來防微杜漸之意日就荒落豈非以憑城據社不易剪除乎雖然固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振之陷乘輿也狃于 文皇犁庭之盛也吉祥之擅也怙復辟之微勲也直之縱也曾勞于疆場也瑾之持太阿也 人主方少年而航于嬉也諸蠹罪雖滔天似猶有說以解彼其之子

瑣尾無一能而 今上英明又無鷹犬般遊之好殊不解其何以至此極也外臣痛心疾首願上一書于玉階而又自念職非諫臣不敢出位且有三先生鼎足言路其聽鑰想珂之際所痛心疾首而欲言者較吉必甚而聲望崇隆視吉又不啻霄壤亦曾獨居深念促膝交談有不動聲色而去之之長策乎童牛已未牯矣豕有牙尚可豮非沈幾大力人不能濟夫三先生則沈幾大力人也三先生言之而効猶吉効也使吉而得從三先生後敢自

愛七尺哉昨會計竟偶客過述都門所聞見吉不覺歔噓泣下嗟乎此意固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先輩有云擊而不勝賢者爲陳竇不肖者爲訓注訓注不足道矣陳竇二公凜凜猶生氣也先朝李空同先生代閣臣草攻瑾書名章雲漢况身在日月之際自上封事萬言哉卽事有不測三先生且不朽千古矣燈下作蠅頭函密囑一僕匍匐而進聞邏緝初設此僕亦慷慨成行或不測吉雖以身先三先生無憾也臨池悒塞不知所云

與陳肩公

不肖履吉跼伏菰蒲意中殆時貌一眉公先生也汨汨風塵中未遑造請入長安首見玄翁宗伯則口口眉公先生不置亦云肩公先生知有姑孰曹生夫先生之于宗伯異味同岑識者欽其氣誼比于王裴之在輞川然裴秀才風藻小遜或猶以青雲聲施爲憾若先生之視宗伯則道骨玄思博識綺文無一弗敵而孕秀又適其區休哉來仲樓之唱和望若卿雲兩角矣不肖吉初衣方遂世想盡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八 三
捐傾家人生博得先代尊彝一二于晉魏法書名
繪尤切濡首閉戶摩娑不記晨夕嘗意吾代博雅
一道惟雲間爲最而雲間又惟先生與宗伯公爲
最有宗伯公以小友見收固不可無先生于喁之
應也晚香堂刻就吉姓字尚未通焉晚矣敬因友
人上謁寄近稿一帙求正并請珠玉之導非久當
扁舟入泖盡以小技薦之大雅卽米家書畫舫亦
藉手面求鑒別也

寄宋獻孺罔卿

名士會葬古人所重人子有財爲悅力不能及此
仁兄乃獨執此高誼以施我亡親不審今生頂踵
何所效于知己之前也別之日追至東郊正見髯
翁相與望塵不及而返偈歲隨俗了家人事與仲
良飲一二場亦無他奇惟初九偕髯公家仲出祖
采石仲良上我一葉之艇繞出牛渚絕壁是午天
霽日光斜薄磯石倒懸側見皆如水裂刀劃不借
苔衣自然老翠酣朱鮮發眉目又以冬餘水落直
下幽洞戶牖大小各開無不毫髮畢現翻似山靈

有意吐奇以博豪客之狂叫青蓮先生一領宮錦
笑傲固不足多耳已而方三舟于望夫江中上下
數百里波平如掌指麾巡哨紅花二旗進退飛舞
仲良與弟唱徵調作激雲聲所携二甕垂盡將呼
江水足之忽若江中朱衣怒鬣者若咳且嘯于波面
倏引長風颯颯吹帆欲顛濤亦作沸舟人大恐暗
地斷維各舟雙槳始獲南北分指記爾時仲良則
每一顧每一發聲未嘗不叫絕以爲半生行跡第
一場快別卽元甫亦不知狎長是鄉何忽橫放至
此也第恨眼底不見獻孺先生借使得偕不知更
作何奇愈惹江靈之妬恐不容舟人暗地斷維破
險而歸矣書此一段附往想髣髴見之乎

與潘景升徵士

時才接起是喙皆鳴諸吟咏小致孤懷不論有如
推倒人物狎主 三朝薈撮成事掌指九宇巋然
以靈光身作周柱史眼底求景升豈得兩人論此
大徵獻不當在野所以于野天爲三朝之事別有
深寄其最細者亦爲江南爲金陵新安諸雜志而

世望山人稱卷之十八
不肖則妄以爲私幸者殆令履吉知眼底金石之事可見乃爾須從景升於野求之邪若是而幾幾獲之自以爲喜其何能不狂金陵往返榻我三日說語不盡則片語已盡若欲說盡則經歲經年亦何可盡且爲期五月十日中向紫髯下倒翻天漢耳婚嫁畢而復孫謀真比向平多一不了覲面而覲履吉不以相告欲復誰因而使者候公寥兩日竟未至虛此一籌所不識者李二十五耳至公勵則爲好十年今與字甚切當無悠悠止生義烈素聞旣知人間劉豫州決不以未同相背或有少濟若併夢浦三矢一等參天則是鼓弓者騎窮相驢便累景升千間厦亦惟有改期從吳門如所教莫謂是西江水也

與方潛夫同年

夾江而里者聲塵相及無不平生也况都邸同升合復作焉乃吾潛夫先生獨歿出匣之神若不異子年藏也者而按拂鬚眉自洞精赤弟履吉嘆詫謂世且急需之而謬以託根比體爲私豈甚有封

邪凡吾潛夫到蜀嘉排橫室脫奇獄以几上風霆
作四郊雨露聲在京華殆無脛翼吾南土直雷起
處耳固不待吳伯翁老師纚纚言之誰將西歸寄
之好音古人強志所合往往從旁佐之堅決弟履
吉幾欲走長言一希吾兄宰州郡宰天下亦若是
要視不與易者在我彼力能易我者不問也

與程將軍瑞初

張心陽王皆范俱以客幕府來問菰蒲中相與談
高誼甚熟履吉所爲未面如面不簡而簡者以二
君口載之往矣茲潘先生來則又具足下文章樽
俎所不待言而體統樊圃毅然不可奪夫古今功
名場特一片堅骨所成此骨一靡無論爲儒爲將
無一可者眼底時事蹙矣大疑乏人政緣乏骨耳
足下具許挺持國事終借大臂但留都鎮東南諸
壁不得無人敢願慷慨鎖鑰之任姑孰上流地坐
受錫羨多矣

寄同門李元鎮

籍中赤芾多人偏吾元鎮先生挈履吉聯師門蘭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八
九
蒞退而賞罰今古卽論難百出同一厭志及其結
撰吉卽不敢言行步偕工而體趣亦無不合甚至
閑情小技取友行觴能事所占併其性情而一之
吉自惟生平長心妄膽別無所試乃今私進于吾
鮑子前獲之者絕玄造之者寧謂無意與前秦京
見過言年兄自離家赴任卽勅斷麪生又書來言
年兄日起課古文詞一篇當是飲少神主几案無
復勞人還與古人爲伍耳吾兄以妙年負大才而
又日積強力如此天下事何足難乃公惟其爲之
無不宐之殆將以貽之一代者貽之師門而又以
貽所厚善之一履吉然則所謂造之有意正履吉
所爲私衷之絕玄也念仁兄不去臆適值楊舍親
京役旋勒此道轆轤之一二明年吉亦入都得向
花宮雙樹邀碧漢寒輪重照兩知心于願畢矣惟
吾元鎮足下自愛

與余啓潛水部

鄉立作報於欽遲素心猶之乎在舍未吐也蓬山
青使有遣能通卽褰裳濡足尚需旬月而嗣音乎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八
九
蒞退而賞罰今古卽論難百出同一厭志及其結
撰吉卽不敢言行步偕工而體趣亦無不合甚至
閑情小技取友行觴能事所占併其性情而一之
吉自惟生平長心妄膽別無所試乃今私進于吾
鮑子前獲之者絕玄造之者寧謂無意與前秦京
見過言年兄自離家赴任卽勅斷麪生又書來言
年兄日起課古文詞一篇當是飲少神主几案無
復勞人還與古人爲伍耳吾兄以妙年負大才而
又日積強力如此天下事何足難乃公惟其爲之
無不宐之殆將以貽之一代者貽之師門而又以
貽所厚善之一履吉然則所謂造之有意正履吉
所爲私境之絕玄也念仁兄不去臆適值楊舍親
京役旋勅此道轆轤之一二明年吉亦入都得向
花宮雙樹邀碧漢寒輪重照兩知心于願畢矣惟
吾元鎮足下自愛

與余啓潛水部

鄉立作報於欽遲素心猶之乎在舍未吐也蓬山
青使有遣能通卽褰裳濡足尚需旬月而嗣音乎

博望山人和卷之十一
爲是性有拙技不愛子墨之醜將染小景寫知己
之琴心而染不時竟輒爲他所奪其得竟者又時
時爲人取去昨飛雪打窗白光盪案旣復有致而
廬居之人又無歲事乃據梧而潑二墨緘以奉教
亦不敢溷侑餘物台臺倘識其意或不重麾之也

與周仲馭水部

憶甲子秋卧病金陵正親見相如成賦日也往與
貴座師箴老結道盟撤闈後每相存則擊節對舉
雄文爲南中數科冠台臺比推及烏之誼亦見梓

寓中顧以守醫家戒言閉一室斷絕報候背若負
芒及昨台臺謁選憤惋時事抗章責當國者其言
嚴正而激烈令人不敢逼視夫此當國者所踞何
嶠而以牽絲待命之身輕觸其鋒且不畏黨護之
人架子積弩而待其後也風節爲何如哉不肖吉
愈欣欣願執鞭矣乃邇者弭節蕪江歷夏徂秋吉
終以韃戶匿影未通尺一而台臺不鄙江漁乃先
以青玉案且採及次小兒學語之業而欲進而與
之言也此高誼豈不干古哉辱北海之施妄擬良

苗有托抱南郭之隱終慚散木何安暫此奏謝卽
圖耑力展候不一

與徐宐生

野鷗方浩浩萬里而雞鶩必與索鬪爭食隨運所
集翻覆無營生性繇來蓋仁兄三十年所熟信者
此回龍山謝池溪光一帶永落吾掌共吾宐生游
泳歲月方富可不須更握算子也適數遠人至正
苦壘耻惠來家釀大甕益以方物食品相助拍浮
吾宐生卽身不得來而心與野夫同醉寂寥中真
味盎然所感豈曰小補之哉

與張北海吏部

弟閉戶數載曩時同遊中原者寥寥來訊而仁臺
乃專役百舍問陳人於草間仁臺自迥立千載弟
乃舉時人之以浮沉爲親疎者相爲短長可謂失
言獨台臺正席清通銓管海內而陳人竟不謀便
足稱賀是古來高誼獨有憐范叔一事而王貢彈
冠亦作熏轅世態矣豈通論哉柰時事不同卽入
山已深尚須握粟出卜而長安竿牘不測更爲寒

心且聞近來諸公八行中俱作誣謎卽所狀寒暄俱費迴環射覆封題僅盈寸許如郭汾陽截藏之紙似非全盛文物所宐然小心敬戒固亦不得不爾不肖弟旣已北山習隱豈復子墨強走京華坐是空有夢馳絕無腕裁于左右兼以曩時同遊目擊親切中心不欺者上可以告之聖明下可以告之朋友無所不竭正不令不肖弟知而在弟請悉以臆亦無所不知大抵言者未必爲而爲者不必言此天地鬼神道義數字尚留在有心人一輩間二儀之所以不毀五倫之所以不缺初不爭擎拳於毛穎君也便勒至此再自循省終是小心敬戒滿紙都似無歸着一言昔人書畏江河之嘆竟是先獲我心矣微台臺孰與鑿而原之

復屈翰林鵬洲

憶往者守官糠粃不敢與昭文四部論方幅齒遇獨吾鵬洲先生物色而結道盟蓋自劉心老邸中夜語以後不厭相過遂使牛馬銅龍頓有雲霄杵白履吉固囂囂道聽古昔者感此古諺寧一日忘

乃前者從衛懷歸來業已軼鞞玄亭且復羽車招
我竟緣此中故事率自扃閉卽有名賢雅故不聽
造請而寥廓咫尺間忽渺河山悵懊何及獨特吾
鵬洲先生心知其所不容不膠而若以其所甚矚
者從其膠使號于衆取一硜硜者例其凡而莫予
督也則至真之所施大耳

復武陵胡濟之

尊庭義竹佳刻遍行則知東南竹箭拂漢雙翹而
令兄助翁公祖又所謂知弟如兄每語必推仲氏
以弟言之亦有仲也其見語尤亟而時則目極湖
天行分衡雁官署低徊無可命意則又時進家仲
而語之以爲見若仲也猶見吾仲也則唯義竹堂
中以氣體爲文章以毛裏爲臭味相於此極也弟
吉感而思思而幾見吾年臺者其情殆如吾助翁
公祖則擬裁尺一書借采石青山之靈庶動軒駕
而大書已儼然先之蓋書到之日爲四月二十五
晨以熱後初得朝雨披讀如對清人骨共坐清和
天氣中少遣幾見至展讀筵頭枉山塔詩則又自

博望山人和卷之十一
參朗州相輪上矣千年佳讖自應君身弟吉倘爲
先人未了事浪走長安當于壬春把足下公袍而
誇妙句之先傳也東中承徵拙筆江臯錐沙之技
敢染向仙源渡頭乎雖然業爲助翁之痲嗜無所
逃醜復何逃于足下漫染寄笑足下果不愛真采
石青山而但謬取筆下之采石青山乎

寄鍾象臺進士

翁兄大捷與不肖弟前之濫收大可開時人一目
蓋翁兄與弟皆豪于飲皆寄於飲而性情精實之
用與夫慨慷當世之故不謀相向四方知交中蓋
有物色之而時人固無知也今相繼出門乃稍稍
謂是夫殆有精實地而曠者皆其寄乎至於慨慷
當世則又非俗士所知而翁兄行且挈弟以從海
內知交之物色弟卽隸也不力敢不惟振臂之呼
邪殿庭論次五字鳳池信是出門榮遇獨方今國
事大壞兵刃相接此局不知何時得結轉眼清班
殿直其任方鉅其憂亦方大似非往年受用進士
顯官四字時弟明冬或入都相晤直是慷慨當世

與翁兄又作別論矣

寄吳玉符

不能爲時而爲其時之具可自信也門下不自信而遠問於不佞不佞取其具而評之期以善自護此亦天下有目者之信矣而謂時獨操其不信當無是事然則門下所爲身親剗剗以自辨他文者乃他日自以其業奔天下剗剗者也何虞今日不自辨而欲徵信於不佞之言再勤耑使灑灑駢言在排比之外別見精能披襟驟當愧不敵快卽擬揮數字屬三日中客子與公會交集急不能作兼不佞賦性鈍而且僻凡有妄作卽小致孤懷亦聽其自至不爾卽呼之不應乃冗劇中彼尚未來而使者苦不能再候故且以數行付之或知不佞之無足徵信不如其已留拙手以待尊卷之行倘必欲命之再俟刻來攜歸足下當取道敝里不佞無所逃於面迫也

與余集生同年

塵垢皮囊彈指便盡正須染雲烟爲五翳乘夕遠

於玉桴江漢滄溟透迤沘濫只此是大身補報不盡兒女闍幄同一受生信矣弟吉卽不諳真諦惟望五指東行真是離家爲上首耳

又

積年奉教于年仁臺雖意氣淋漓每有不及了之處及昨來竊侍二日乃知年臺往日猶翱翔規矩之中此時直脫透自在通變神行親見我佛大散金光猶問身中多少圓孔甚矣不自諒也獨吃飯穿衣誰爲領受等語弟恭承喝棒遂喪所懷來要

當剔滌胃腸重來虔領金鍼之度耳

與袁小脩同年

殘臘仙舟破風雨行大疑擇地而主令小堂無色比約春正仍泊蕪暫候及三月朔公寥來客則已知相晤金陵別取道去矣胡理公言得弟字卽急足去徽而堂上公乃故欲寬之三月彼所爲相賢者法如此豈知小脩先生本意遲遲吾行者邪才名人臨熱地界人情相慶苜蓿開荒可以不問道遠音稀有心莫送復此素札便郵去人去人卽姑

蘇王鳳枝鄉夜酌顯靈宮曾于樹下度曲者各以
爲佳茲遊固甚浪然而其爲丹青技又不足活齒
頰蒲葵倘不校其所挾邪

復劉水部玉受

信以爲有揚榷事乎令人作癡訝半晌旣省乃公
蓋實戒心焉大峩西來至此一派空明天水歷代
帝王不能囊有諸佛菩薩未聞降臨卽依依沉魄
是邪非邪豈名筦領一任虛閒付與造物者該幾
千年而吳門使者來則收拾無邊盡於飛樓創有

又以飛樓所有之無邊忽習入於樓頭非有之水
心寸管揮斥推倒吐吞莫知端倪令西來一派天
水做弄奔忙求供使者之揮斥而不自謂給而使
者副墨之子強起狎主反似有未屑屑者噫人天
慧業亦大雄擅矣語云名所起處當有物敗之况
搖筆雄擅爾爾寧不虞此際之有物乎江東固無
如許五丁榷使者意中已先着古禪師無孔榷耳
小人之腹止辨自爲顧不知更似搔着乃公邪便
爾不訝仍未是癡至鉤轟一響珠流火噴宵還空

江主人此際證法何地直笑陸法和
不願佛王位何論杜陵老寂寞
身後名而小人之腹則又謂作此
推想非此主人亦未敢相許劉郎
中盡掃神女祠詩香山閣筆劉關
尹獨步水心樓記衆韻無聲門風
的事間代同符不得不爲一語謝
之曰有力博浪負之而趨其實默
默一往正所謂千古斷碑人膾炙
不知世有段文昌也癡謂果然都
不復訝獨是一縷怒靈者記中所
云天戈彭蠡能助陰師今歸依水
心立現實果豈不能從雷音天龍
八部護君家雕龍三昧小人之腹
縱不能忘彼氏之子孫夫人想于
鼠器之舊諭亦習之矣若以爲其
語不類于半尺厚石用神力作并
州快剪割未以付之惟命雖然身
是功德主人所好靈女子慧菩薩
決不出此前請真癡亦幸勿爲癡
請多事也漫此廬居又幾見齒

與費子與

咫尺方聞卽不覲止猶眉睫見也
空生愛我至推把臂之英褰舟而
相視尋常誦其人如玉徒想像

耳兄裏韞而表孚與家仲時理舊語以爲及今乃
得一當旬日所慰豈獨爲廬居破涕已乎弟口不
能舉似兄兄乃更從楮上沾沾寄謝邪相吐之惊
不知誰實應急耳宐生前立語趣反惶恐無報茲
乃勒上秋風葭老倘有不棄伊人者能更相從如
前日乎

與胡尉君論水患

霖雨漏天八口麥新失望而親知間過語者併愀
然於市河之潰堤居民尚無安堵完策不佞生長

此土每一念至不禁病舍芸田竊與憂均同室而
平時固好於長上之前抵掌借筯胡以當此乃復
漠然則業進諸老成人與畫長計蓋其所圖爲必
然可以經久者仍自有道擬便晤郡公熟請慈裁
卽方今水發有手莫措而計可定早無嫌明出一
示以安衆心當亦郡公之所慨然俯採者也乃不
意門下已軫是心韻爲二謠以勸趨事不佞誦之
卽古齊移河鄴民之聲也官同情一雖立刻響傳
都無所云不使者河邊走路隆隆斜築誠不易之

理惟是愚臆尚有所出則以今鬢河池處亦有覆
 在屋下外視其礪既如壁立而突從中坼或下陷尺
 許如張謝二家者此又有說疑不盡關露地水留
 而西河之走處往年未濬時亦在露地流水無法
 乃經雨不池獨今稍濬且又加礪而雨後一帶崩
 蕩不復舊觀則講求長策不佞所謂欲熟請慈裁
 者也區區之愚於二謠流傳或請稍待俟補其未
 備者以此不佞自託門下同心絕無少避即門下
 以至慈為至虛不復執弋獲而罪之矣

與何叶華文學

前得尊公示知足下哀舉庠籍汗駒龍友其靈變
 無不龍者當其族雲而起方且不崇朝而遍天下
 而望者第以頭角嶄然異之此未可與寥廓觀也
 乃客則言近見足下其氣益沉其精益歛舉鄉所
 過而不留者亦若絕而不過此殆文章筆墨之外
 別有龍德之神而弟所信以為崇朝雨天下而區
 區之賀不止為今日者也即其具三物不腆實甚
 要以行鄙意之所期而寓諸物者在足下或無問

焉耳

復程凝之上舍

不佞履吉往北行渡江者四皆擁蔽一輿脅若無
覩今來始得從榜人紆翔問津與江淮之士慷慨
畱連卽無不啣舟追別也顧離懷豪想猶在相併
未降而吾凝之足下忽從後來精氣乍騰挾遊世
量之外已復啣舟輕百里而追別也夫江淮之欲
盡也而海東之江淮之士追履吉欲盡也而凝之
束之此其心有求而歡若待也兩不能喻而子荆

旁喻焉至子荆亦方別問雲裝其從金陵來也忽
焉而若爲之交相介也此其故子荆不喻也則亦
凝之之神自動於其間蓋凝之以鯨吞鰲呿之才
不跋紫瀾而周溟瀆猶占一業溷跡羈人卽未得
攄見第終夜薈集前人書雕刻于五七言爭近古
之精其情深于哭窮途其思苦于救性命故所吟
成一字一句一篇有遂意而無怙境有翻意而無
借境其不作緣一世之詩卽不作緣一世之人而
獨自抱君平之厭久矣第不解何以庶幾履吉也

有知期一遇焉與子荆言未嘗不及之而履吉也亦初治陸裝其舟從江淮來也忽焉而若爲之自介也此其故非惟子荆不喻卽履吉亦不喻也則亦疑之之神有攝於其間而履吉於是乃得一當疑之遂定以爲江淮盡處當有此海國之英非如是沉鬱排蕩不如是雄觀聽餘人以百谷清濁淺深量疑之政可不問此則斷斷惟子荆不河漢此語耳清江浦口之別暮醉莫中翰君舟次晨入黃河急流舟駭內子閉我同一舫與兒女嘈雜爲羣欲俟入直河分舟乃爲先太君草傳而君家老蒼頭苦不肯待履吉無奈飛筆付此函仁兄讀之不知識以爲能知其子與否卽所遙度能傳其母與否可知也伎倆已定雖早與晏不爭兩月間矣

與申青門吏部

長干蕭寺語別一行遂淹二年比初渡江妄矢念必欲歲類兩周今歲考甫遍臣精已銷亡矣感年仁兄念我遠字其勤中間語及白門多暇共仲雪年兄選勝對隸新詩小宰體尊而務簡分明天縱

佳人于此地管領此事老塾師于何敢妬中原嵩
洛多仙佛好處督學使者馬跡可周又前名人爲
此官者所至皆不乏嘯咏計其時弟子曾不如此
多而弟來此又妄以矢念故計歲試卷幅凡八萬
餘心目俱竭鬚髮枯落大犯孫思邈神太用之戒
卽過名勝地皆車不停晷又何知顧影恐不給也
坐令於此事荒落無可封題寄我青門先生又賦
性迂戇不耐周旋人臺省書無一納者獲罪寔甚
卽旦晚得謝去從年仁兄遊一二年收召餘精而
後入華陽洞天如吾貞白所云慨歎永明得爲今
日事者于願畢矣

與竹居宗正

是官皆有閑也而閑督學一官爲甚一切招攜酬
往之事勅斷俱盡不佞渡江來欲尋夷門飲臺舊
蹟與二三勝流少結嘯咏顧視此中十萬蠅頭文
字日不暇給而此中故事率如三日新婦不得跳
而問文酒事非惟其閑是官也亦以力不及者將
請自受閑矣獨望名德以古彤伯祭酒宗雍與不

佞學政時有關會正可以公事修把臂歡庶幾晉人所云一日千古而又以鴻枕自高稀出對客卽此寤寐天亦不借緣邪伏承新篇見示困悴中得朗吟之快誠非小補檢笥中舊語皆未挈來祇得小榻一種先用往或有光素卷子示來當潦倒書所記憶數篇爲笑濡墨詩瓢功令不到几案以此踰閑或不爲罪過耳

